兩漢書疏

兩漢書疏卷之七

劉陶 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時爲太學生

上孝桓皇帝疏

時大將軍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 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 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 中中謂當中之中 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鳴條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

單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荒前書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illegible]也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流虐遠近利器謂威柄也周禮以八柄詔王馭群臣刑隸謂[illegible]人也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鹿子曰麛乳產也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

吞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餓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罪孔子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長夜也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賈山書曰秦始皇進諛諛之人盡逐諫之士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於車府趙高爲車府令與壻咸陽令閻樂謀殺胡亥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編見故冀州

刺史南陽朱穆前爲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絶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歴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行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鎭萬國臣敢出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時也諱言謂忌諱之言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上孝桓皇帝議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

日

聖主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要[illegible]祿其祿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克綏之士武[illegible]之徵也堯得求祿言喜悅也昔者合符宜動衆人道也臣伏讀鈞[illegible]之詔平輕重之議訪靈臺微不遺窮賤是以饑貧之人闕廷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臣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腦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之身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貧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象天象也書曰欽若昊天曆授人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

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詩曰大賂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鑄造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

之一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之言賈誼役不

竅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毋

淵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

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

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

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鍥刻也口結反後鑄

治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

知天下理亂乃服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遊中路聞

有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失之誤矣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

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職三光之文耀視

山河之分流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謂河言日月宿燦然星辰有躔行之度流峙燦然皆有經亟山嶽川瀆皆有之數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闕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謂齊長懷中篇而嘆詩小雅篇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曰壞滅之堵徵人起室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趣事也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進悟匹夫吟魯之變始於此乎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傍人聞之心莫不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閔嗟室女曰嗟乎於吾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恐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白駒喻賢人也監寐猶寤寐也伏念當今地廣

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進秉國之位鷹揚天
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
起於版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蘄也窮匠謂黥布之徒投斤攘臂登高遠
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
梁亡何魚爛而亡也何休曰魚爛從中發潰爛也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
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函牛之鼎謂大鼎也子曰函牛之鼎烹雞則淡不
得置一尺而絓絓也音胡卦反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詩小
大東之文也潸涕下貌鄭玄注云憂今不如古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
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膏鼎鑊為天下笑書竟不[illegible]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

上孝桓皇帝書

瑜少好經學兼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關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回邪也）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

勠勤盖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象耀闇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爲天子守四方譬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諸侯以法四七今中宮邪孽比肩列士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睞屬或買兒市道殆無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三女天子一娶九女嫡媵備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闈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爲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此亂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illegible]

不盈一詹云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采綠詩編錄也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妻取而復置轉相驚懼熟不悲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天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妻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哭之七日城崩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月令曰孟之月毋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眾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賊賂皆為吏

愁民愁苦結起入賊嘗悉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購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見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有比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近習謂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傳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也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藏寶也以金縢之不敢人開也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illegible]

德至八方則羣瑞並至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悾悾誠貌懼以觸忤狂瞽

惶悸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為郎中

上孝靈皇帝封事

時青蛇見殿前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

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

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

者甲兵之符也蛇者也龍陰之所生龍之類用鱗甲兵之將也鴻範傳曰厥極

弱洪書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蛇龍之孽

又莫或守元非徊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忍

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内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

天戒又聞維虺維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大人占之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時淮南王長驕蹇廢遷於蜀道死

王私人賊令恭攢折之罷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

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日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日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后與戎狄謀伐襄王[illegible]

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等奏云[illegible]

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日臣子無禮爲人後者爲之子

既尊上之文恩不忍[illegible]

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舜典曰烝烝乂不格姦注烝烝進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文]今功臣父兄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解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

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矩爲太尉許詡爲司空胡廣爲大傅及寵也斷斷專一之臣也素空也無德而食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以喻三公餗鼎實也折足覆餗言不勝其任微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惟陛下裁其誅罰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

上孝順皇帝疏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illegible]

謂帝爲太子時將陵汪洙謂之屬賜今乘雲高躋磬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倥傯皆去聲窮困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儉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影響而應留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事具宦者傳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謟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亦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

戒則何陷於凶患乎[illegible]謂引前事以爲[illegible]自[illegible]也

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然謗讟流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illegible]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illegible]注曰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

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劉陶書（八柄注見）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

上孝靈皇帝封事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

毅綏以或加書金縢曰禾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illegible]問諸史百執事詩序曰宣王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故大夫仍叔作詩美之宣勿祇畏言勤勞戒懼也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霹靂陽氣之動也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朝服[illegible]朱衣[illegible]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解除[illegible]謂[illegible]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illegible]

[illegible]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上孝靈皇帝封事

光和元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灾異及

消弭災變故所宜施行悉心以對事在兩府

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

焦心載惕悚懼每訪羣公與士庶開忠言而各

存括囊莫肯盡心括結也易曰括囊無咎以邕經學深奧

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

日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奏皆皂囊

其言密事得皂囊也邕對曰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

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其誠愉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

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災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所致也

光和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來河圖秘徵篇精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又南宮侍中寺雌雞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宣帝黃龍元年未央宮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距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皇后至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

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illegible]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

受封兄弟與郡續以來樂閻史霍王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王所進光祿勳姓璋姓姓名也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書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喬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謂構劇以成其罪又尚方工技之作

鴻都篇賦之文可具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饜一葉反伏也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

上孝靈皇帝書 [illegible]

邕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

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長休告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書佐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內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

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
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陛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
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
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
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
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齋齎當持也臣實愚
戇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
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
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
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

惡譴除凶致吉而害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破陷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校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者今商門對事之時質爲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坑陷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飲章者匿名告人姓名默可對罰章者陰含之張也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匄

賛不并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負等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

上大將軍何進書

陳留浚儀人邊讓少辨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相如之諷也章華臺名解見邕所傳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大將軍何進曰出讓傳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首也元龜所以知吉凶言曰格人元龜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

頌加訓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鷺白鳥也西雝文王辟雝也言文王時辟雝有士皆絜白之人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髫齔夙孤不盡家訓髫齔髫髮為髫齔毀齒也及就學廬便就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非禮不動非法不言若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遇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懷偉之髙偵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以汁則熬而不

莊子曰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焉呂氏春秋曰白圭對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甚嗇洎者也此言太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叢竊悄邑悄邑憂貌也怪此實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頗明將用謀垂慮裁加以納貢之機效展之力用也展陳若以年齒爲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然無理阿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八爲阿宰甫善苟堪其事古今一也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時爲尚書令

上孝順皇帝疏

上疏陳事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皋陶對禹貴在知人知人則惠黎民懷之（惠愛也）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渰陰雲也淒淒雲興貌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先雨公田乃及私田）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小雅刺幽王曰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褒艷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褒豔褒姒也豔美色也七子皆褒姒之親黨謂皇甫卿士仲允為膳夫家伯為宰番為司徒蹶為趣馬棸子為內史楀為師氏也[illegible]王遲陵已七子皆用言達憲屬他四國四方之國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今之人皆如是湯時與事見詩小雅[illegible]方元反棸側流反楀[illegible]反）

宗周既滅六國并秦坑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五等謂諸侯)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封豕謂秦)(商鞅定變法之令令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揚雄長楊賦曰秦殘滅其民)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

[illegible]則以次用之是以[illegible]其[illegible]人安其業[illegible]世[illegible]
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illegible]帝時鳳[illegible]五至因以[illegible]
乎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
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
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
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髠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
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illegible]
[illegible]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
於期月期匝也謂一歲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拘檢者離毀[illegible]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illegible]

以求高尚之名論語曰色斯舉矣言觀人之顏色也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濯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斯此也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調徵也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墨綬謂令長即[illegible]子男之國也拜爵王庭輿服有庸庸常也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

王命錮之終身也式用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任人材堪任者也寛其負筭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者也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軌文帝宣帝也又宣帝號中宗呂氏難故亦云中興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刊削也言其中下有曰字其書傳貞吉所施行

上孝順皇帝封事

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

議立帝帝後以勲前有謀遂封爲山陽君邑五
千戸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
曰
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
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永建二年封
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
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絶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
思以濟民爲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爲以承天意以消災
異誠不宜追録小恩虧失大典詔不
上孝順皇帝事

擬復諫曰

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覩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比者以其無義也夫以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

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乃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父香之子也順為司空

上孝桓皇帝疏

遷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邵

鄉侯邯音邑千三墩辭疾讓封六七上言[illegible]

側乃許之梁貨既誅墩者居公位舉奏州郡[illegible]

行貪污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

爭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

疾不起四年以盜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

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

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履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

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骨

高而益崇動而愈張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奸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昆所路不以賢能為力終至顛覆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怨恨頼皇靈眷命奕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illegible]擢賢於衆危之中[illegible]功於無形之世[illegible]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緣垂名無窮至於末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纘

登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
梁冀兼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
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倉富擬王
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
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法言曰金口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
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
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坐昔臥反賢愚切痛
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
眾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賈誼上書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伏未及然因謂之安方
今之政何以異此弘農杜眾知所言宜行懼然以悉擾聞上

書陳理之亡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感靈徵兆而雲既不棄報又奔並天下爲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讒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史記又見家語

荀爽 字慈明潁川人舉孝廉拜郎中

對者桓帝使侯吏

爽對策陳便宜

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易說卦曰離爲火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終也（謂盡其哀戚）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治非所以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勞謙君子有終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

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嬇志今公卿群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見論語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年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後母終行服三十六日起視事曰不敢踰國制也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何休注云重孝子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

陵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見易序卦）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卦六五爻辭王弼注云婦人謂嫁曰歸泰者陰陽交通之時女處尊位履中居順降身應二帝乙歸妹誠合斯義也案史記紂父名帝乙此文以帝乙爲湯湯名天乙[illegible][illegible]）天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春秋之義王

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illegible]曰[illegible]
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逆之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
主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休注云不自為主尊卑不敵也今漢承秦法設
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
義易曰陽唱陰和也孔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繫辭文今觀法
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北極北辰也軒轅四星女主之象也觀法於
地則崐山象夫卑澤象妻崐脩高也易艮下兌上咸艮為山夫象也兌為澤妻象
也咸感也山澤通氣夫婦之相感也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雊雌能順

[illegible]
爲人盡（吉氣壽民技）遂取萬物則木實[illegible]
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illegible]
正夫婦（儀禮士冠禮士婚禮之敬）天地六經其首一揆宜改尚之
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
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
地五靈咸備各以其叙失（麟鳳[illegible]龜也史記曰[illegible]若曰乂時[illegible]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
之（庶是五來備各以其叙也）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
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

所應知興廢之所由本也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白虎通曰天子娶十二法天有十二月萬物畢生也又曰諸侯娶九女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左傳曰昔晉侯有疾求醫於秦[illegible]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天有六氣淫則爲災是以[illegible]乎節宣其氣也故能豐子孫之祚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桀爲瓊室瑤臺以臨雲雨[illegible]宮[illegible]美[illegible]美女以充瓊宮之室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桓帝紀三皇后博采宮女五六千人並[illegible]子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見尚書無逸

同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誠

適履執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適謂言

謂之愚甚矜戲趾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

其外冬夏衣服朝夕廪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

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

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

諸非禮聘未曾幸御一皆遣出使成配合一曰通怨

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

祈螽斯螽斯蟲也其性不妬故子孫多詩其日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五曰

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

嚮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嚮明其義著之氣尊卑儉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注左傳云器謂車服名謂爵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前書董仲舒曰王者法度之宜上下之序）以為[illegible]嚴焉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務

荀悅字仲豫淑之孫儉之子（獻帝時爲秘書監侍中）

申鑒亡孝桓皇帝

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

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
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
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也故肆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
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
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
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
不行焉尚書舜謂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作虞書謂皐陶曰汝作士明乎五刑故在上者
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明帝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
[illegible]禮記曰天子親耕于東郊籍田千畝冕而朱紘
[illegible]五經要義曰天子籍田以供上帝之粢盛

致志到独西發云發以禱戒也言盡時[illegible]子曰新[illegible]
之積穀上帝云正后綏以事吉祠先農煖曰休[illegible]
祠神是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皇帝親執耒耜
耕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孤卿十大夫十二庶人終畝乃[illegible]
藉田倉置令丞以給祭天地宗廟以爲粢盛台觀[illegible]
觀東向桑以勸蠶事古者天子諸侯必公桑蠶室近川
而爲之宮仞有三尺也

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貴用，言[illegible]民也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周給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愼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

異宜三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

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

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

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

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

化以章明　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

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

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

明王齊桓公問管仲曰國安可以行曰未可若[illegible]

[illegible]者之[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亂[illegible]

曰二柄刑德也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罰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事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又曰故[illegible]教[illegible]也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

對孝順皇帝策

郡舉固孝廉除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春秋感精符曰人主日月同明四時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孝經援神契曰天子父天母地之化也）寶有山川（史記曰）王道德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以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illegible]其存寬

[illegible][illegible]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illegible]革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殆危也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藪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宋娥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

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言訖文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公羊傳曰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何休注云內娶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椒房者皇后所居以椒塗壁以實繁多子也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

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黙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公主光武第三女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他功能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皆除先守一歲然後滿眞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

甯乙伯封鶴王反就也王之隨下人謹寵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侯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中主殺發三公主尊遵居令會於人則宜如人侯舌曲以理舌口發言有條理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春秋保乾圖曰天皇癸是斟元陳以五務威宋均注曰威則也法也天皇布元氣陳列樞機設行政之當得也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賦布也權尊埶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青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

[illegible]柢[illegible]皆動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薛君韓詩章句曰辭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此言動
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
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
能復禁化導以之寑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
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爲太史令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紬音抽招會
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
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有所聞忠臣盡其所
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
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

則論若厭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自聞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憐赦臣死帝寛其死多所納用聊出阿母之第令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

杜喬字叔榮河内林慮人時爲光祿大夫

上孝桓皇帝書

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

臣者徵諡汗學魚州叉公羊傳曰臣僕庶孽之事 林注曰孽庶子也猶樹之有孽生也

三帝無功之賞 說文 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

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

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 易旅卦九四曰旅于處得其資斧 音

議曰御荀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

愼哉 音奏

東漢書疏卷之七終

晉疏卷之[illegible]

史弼字公[illegible][illegible]留考城人漢[illegible]帝時爲北軍中候

上孝桓皇帝封事

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

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甘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食邑於甘諡曰昭[illegible]傳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illegible]昭公奔齊王復之遂[illegible]狄師攻王王出適鄭以孝景皇帝驕梁孝王梁孝王[illegible]少子愛之賜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景帝與宴[illegible]前日千秋萬歲後傳王袁盎諫不許遂令人刺殺盎[illegible]

二弟階寵終用敎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吳楚之難
禍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
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剽悍也逞快也內荒酒樂出
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有口言無實行或家之棄子或
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前書羊勝爲梁王求嗣伍被勸淮南王謀反
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
絕友親也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恐遂滋蔓爲害彌大滋長也蔓延也左傳曰無使滋蔓
蔓難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
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
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

中國之變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竊憂眾往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書奏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卒竟謀逆誅）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上孝順皇帝封事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

探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
疏求乞自効曰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
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
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懋猶侈也出於平人回入姦
吏平人齊人也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
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還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
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敗則
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
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

吞聞振旅之聲（穀梁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酒豪泣血驚懼生變者必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趙沖等二郡謂安定隴西也）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素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邁往也）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對梁太后賢良方正策

梁太后臨朝親舉賢良方正對策曰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僞威分近習（近習謂佞倖近小人也 宦官日親有責盛近習）畜貨聚馬戲譁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忘王之懼 衆微民叛如歸也）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先後進退也言國家不見有所附 謂進退權臣之使及禍福也）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爲虐（大雅曰旱魃爲 虐如惔如焚 魃旱神也）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

固寵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誡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爲姻族梁商女爲順帝皇后女弟又爲桓帝后今日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群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

口出詔言甘心逸豫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褒等深思得賢之福失賢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帝覽[illegible]其納[illegible]以規[illegible]下席

上孝順皇帝疏

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會督軍御史張禀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

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

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

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衆立功還督

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

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

其文降（以文書降非真心也）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

不免上疏自訟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蠢動也戾乖也）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

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上謂[illegible]也）孝

家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

訪誅納訪問他言悉[illegible]臣所多書軍營及降[illegible]開[illegible]設拼納受多少之數目所省之費

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詩小雅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故

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先事謂前[illegible]

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

史張禀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

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

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

報諸羌讎其錢貨讎報也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

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

宗以宮姬元帝賜呼韓邪單于詔設庭王嬙爲閼氏也鎮烏孫以公主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焉烏孫王昆莫爲夫人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求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便入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左傳曰云云幾而走急何能擇也殺逞群兇許

永康元年徵爲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舉賢良

方正下問得失覲對曰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誡以災妖使從

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鄧萬代一會誅李膺等黨事一

除內嬖無德而寵曰嬖謂廢鄧皇后也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任胤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等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

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

劉祐馮緄古本反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

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

無端鉤引也謂李膺等事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與改善政易於

拱手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

陛下暫留聖明咨受炎直則前責可彌後福必降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時爲大司農封侯）

上孝靈皇帝疏

建寧二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檻闌板也）又太

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

曰

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也）木

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慎子曰螣霧飛龍乘雲雲蛇與蚯蚓同）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illegible]）

用則凝精為毒故大將軍竇武大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內默默人懷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曰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於畢示不敢臣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旋視也復反也小雅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長我天子深納焉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府為洗[illegible]

時封賞踰制內寵殷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

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貲，量也。）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謂作傾宮多奉美女以為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僖公為齊桓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采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

上孝桓皇帝疏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廣成苑名蕃上疏諫曰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皐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曰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

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頻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祭公祭國公爲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人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書[illegible]不[illegible]

上孝桓皇帝[illegible]

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

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爲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勑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

能飽實變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桓帝以蠡吾侯即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貲子孫尚愧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謂梁冀讓淑忠戚人與冀同皆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悁悁恚忿也）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

經如加刑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
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
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
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
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
以重賞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入朝見之爲檄召通通至嘉以通小人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未聞二
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
此刑譴臣聞是言當復覽許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

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宣帝五日一聽事事自丞相已下各盡奏其言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徵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只人主當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詔書所[illegible]

上孝桓皇帝疏

延熹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關龍逢桀臣王子比干紂諸父三人皆以諫死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

讒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illegible]范滂等正心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閑隅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史記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上言曰天下已定百姓力農今諸生好古惑亂黔首臣請史官非秦記及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燒之又患苦天下不從所更改而諸生到者拜爲郎前後七百人乃密令種瓜於驪山坑谷中溫處賢瓜實詔博士說之人人不同乃令就視爲伏機諸生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之終乃無聲今新豐縣溫湯處有愍儒鄉溫湯西南有馬谷西谷有坑古老相傳以爲秦坑儒處若武王克殷表閭封墓史記武王克殷命畢公表商容之閭閎夭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小雅曰巧言如簧顏之厚侯[illegible][illegible]說言與大之[illegible]

失當堂賢也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舉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說苑曰禹見罪人下車泣而問之左右曰罪人不順故使然焉君王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其心是以痛之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左傳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逸如寂不足也姦貪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縣欵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

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譴也[illegible]

魯哀公政亂益甚毋食以不譴告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悢悢者眷眷也故殷勤

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

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百分裂

異門而出所不根也穀梁傳曰公會日齊侯于頰谷齊人使優施舞魯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帝時其物以舊辭名於其人之業氣之

上孝靈皇帝疏

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嬈乃了叉太后贊太后故中常

侍曹節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

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貪虐蕃常疾之志

諸中官會稽武亦有謀畫以既從人望而德

[illegible]日書於太后

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太后乃蕃[illegible]學[illegible]之）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爲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

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

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

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夫人即趙嬈也女尚書宮內官）

也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

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

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

蹤左右不悉大姦是亦之甚今不急以去[illegible]

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下所在者奏天下[illegible]

臣狀[illegible]之下不[illegible]

應奏

上孝順皇帝疏

李膺爲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

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illegible]

膺表欲案其罪元群行賂宦豎反坐輸作左校

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

罰奸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寇校尉應奏上

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以群賢

新序曰秦欲伐楚使者往觀楚之寶器

言楚王聞之召昭奚恤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在賢臣楚王乃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師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若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梁惠王瑞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

史記曰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惠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慚不懌而去

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是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為寶將以照千里豈直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

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竊見左校弛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 肆陳也 衆庶稱宜昔季孫行父親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 紀太子僕弒[illegible]以其寶玉來奔[illegible]諾宣公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之境公問其[illegible]對曰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illegible]孝敬則弒君父矣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illegible]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十而[illegible]今行父雖未獲一吉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見左傳 今膺等投身彊禦畢志

致罪陛下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嗟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景帝時韓安國為梁大夫坐法抵罪後梁內史缺起徒中為二千石拜內史賢曰言武帝誤也宣帝徵張敞於亡命張敞為京兆尹坐殺人亡命歸家冀州亂徵敞為冀州刺史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方叔前與吉甫征伐獫狁今時從征蠻荊皆使來服於宣王美其功之多也緄以車騎討長沙武陵蠻寇有功故以況之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謂依奏梁冀弟旻又為司隸校尉劾權豪畏之[illegible]曰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濟署威蠻并遺愛[illegible]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illegible]也解坎下震上為解[illegible]險當王[illegible]法赦

忽難盤結決足以解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遷潁川拜司隸校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宣聖二十世孫時為將作大匠遷少府

上孝獻皇帝疏

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也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書

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謂國家之大體何者萬乘至重天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堂高於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也猶天下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逾

也[出論語]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藝

虞邪萌形見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投鼠

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善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

[況于貴臣之近主乎]是以齊矢次楚唯責苞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裹束也[illegible]茅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也]王師敗績不書晉

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也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以

露表衍之罪令從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

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羊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

[[illegible]丘[illegible]]濮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鄭玄注儀禮曰]

雜竹器招呼元惡以自營衛等爲群逆主萃淵藪今竇嚚以食也王受亡道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書曰罪人逃亡者而附爲鬼生聚泉府藪澤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郜鼎在廟章孰甚焉郜鼎郜國所作也秉落尾解其孰可見之詩曰吾屢其黃而頤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上孝獻皇帝書

南陽章陵人謝該爲世名儒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

詩書（陸賈爲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衞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

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

三年乃譏（靈帝崩獻帝居諒闇三年乃譏初釋服也）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

王（尚父太公望也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鴥彼飛隼翰飛戾天喻速入戎越也）

師電鷙群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詩曰載櫜弓矢言今太平櫜弓）

（卧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

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曾參史魚）兼商偃之文學（論語文學子游子夏）

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疑清白異行敦

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隳會）

獲骨節專車吳使來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爲大矣

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黃熊入寢

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有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亥有二首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預註云亥字二畫在上并三六為身如算之六也

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

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前漢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子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者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上益重儒術前漢書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車前諫曰天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以為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曰言在洪範光子孺益重經術士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兆若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提使良才抱樸而逃踰越山河沉淪荊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能返此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能出後日更當饋藥以餉由余[illegible]

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
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
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
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
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
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之以女樂以奪其志
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
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乃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
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不聽繆
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臣愚以爲可
推錄所在否該令還舍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校荀子
作序所錄孫
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
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
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
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
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
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乃還復爲蘭
陵
令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爲平原文學長安令
淵興端之除單謝將厚民高司

衡智有餘然學絶倫但以照階朝廷故臨嘆在方 術學乘召置蔡滿貢之羅廷以為國器高然其言 議西吏薦衡於尊儒貴學惜失賢也吾恭謁即溺 留以為平中匿非義邪

上孝獻皇帝書

融深愛平原般人禰衡之才衡始弱冠而融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書曰咨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俾使乂理也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載事也陛下叡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又尚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言不暇也惟嶽降神異人並出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竊見平原

士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於道也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子前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爲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爲郎上行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事若賞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史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鷙鳥累百不如一鶚[illegible]言鶚大鵰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

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前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前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乃致之闕下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扁鵲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寤謂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動心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

未詳此處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呂氏春秋曰急驥騄古迺高誘註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

楊喬字聖達烏傷人

上孝桓皇帝書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嵬責也珠遂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會稽上虞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後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以病自

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
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
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嘗曰[illegible]嘗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
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
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
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
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
徒腹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曰此從

甚不足道與吾子吾聞左右客千人無食不足
收市征尊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可謂不好士乎古之豪
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
無尺寸之數加之滿把飛不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
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好爵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之琰鄭廟之寶棄於溝渠書顧命曰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
圖在東序周禮天府掌祖廟之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且年歲有訖桑榆
榆謂日將夕在桑榆間也行盡而貞忠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
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珍者求之漢士以稀見為貴棄木
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前書鄒陽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左右為之先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所貴臣以弱質之姿
趨走日月之側日月喻君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

禽息亡身薦賢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
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
百里奚秦以大化見韓詩外傳

審忠子公述梁人

上孝桓皇帝書

光和二年司隷校尉陽球奏誅王甫甫宦者及子
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
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等罪惡所感瑀宦者乃上
書曰出書節略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

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桓思竇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
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
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
撞蹋省闥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母
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
父子兄弟被蒙恩澤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
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
脩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入宮處[illegible]）車馬服
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
承順旨意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

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
變獲中興之功雉雊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以中興近者神祇啓
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illegible]
[illegible]耳者之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
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節等復任[illegible]昔秦信趙高以危其
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吳伐越獲俘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人以刀殺之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執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
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
[illegible]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

[illegible]亭[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曰[illegible]太[illegible]矣又[illegible]常[illegible]焉[illegible]公不[illegible]其言[illegible]達[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焉今以不忍之恩赦臣族之罪姦誅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璃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璃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奏不省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

上孝靈皇帝疏

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

惻悃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

臣聞諸侯亡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高[illegible]二世[illegible]以[illegible]罪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illegible]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illegible]相[illegible]爲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或[illegible]特蒙[illegible]位乘[illegible]賢才不[illegible]

俾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蕪（薉草荒者）有人用不贍不内懸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下觸陳愚思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illegible][illegible]既多故賤賣役以供之）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也（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曰是時僖公爲齊[illegible]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況年終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左傳曰師曠對晉侯曰君養人如子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措皇其仁恩之孚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屢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治杜預注左傳曰當國秉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詞曰[illegible]九重[illegible]之[illegible]謂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必漏先言之間謂桑邑封詔王甫曹節竊議之乃宣布於外而邑下徧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際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爲宦者所殺斯忠賢所

以智遲社稷故其爲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漸

矣今遂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而至大也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

上肅宗章皇帝書

僖與崔篆孫駰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王曰吾無面不用子胥之言遂自殺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

景東圖以文帝之業才大器不改文景之業以亂陳以詩書所稱何以加憲年壯七卯六謂讀一年兼立明堂[illegible]介年文慾良後恣己忘其

前之為善武帝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好民田遠達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戶口減半人相食及府庫官言器械僖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

梁郁儳和之曰儳謂不與之言而儳也說文曰儳儳言如此武帝

亦是狗邪僖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

駰僖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

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

至於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

古僞實事狀亟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若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然責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未逾而德澤有加言政數有過失未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讒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窺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敢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於粱肉依必文繡戎士陳餒是以國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子對曰昔昔聖王之治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慎用其民樂罕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也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諸賓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精衛恨家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擬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宋書桁泰無莽傳等意又音奏立碧加問拜唐蘭臺令史卜

一二 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

孝順皇帝紀

香被召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
賚增加常獨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聞善之
永和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
遷尚書令後以爲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
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値太平
先人餘福謝承書香代爲冠不除隊冷況之子也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
累任遂極臺閣託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乎被
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
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 小醜少爲諸生典郡從政
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爲尊

受詔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方剛見論語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願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

龍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

上孝成皇帝書

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孫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漢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illegible]

[illegible]古趙飛燕爲皇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横夭[illegible]

上書諫曰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蠱事也詩曰螽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感曲意留於非正聞後宫皇子産而不育漢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别此爲胡狄起於轂下

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
質均九女之施（九女謂九嬪[illegible]）存熙窮之福天下幸甚

書大家（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

上孝安皇帝[illegible]

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
太后不欲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
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言狂夫之言明主擇焉詩曰）

蓋人有言與子有羌妾昭得以愚朽身當誠明敢不披露肝膽以

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

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

服其廉高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太伯違邠孔子稱為

三讓前已居門其言鄉者言本其始言也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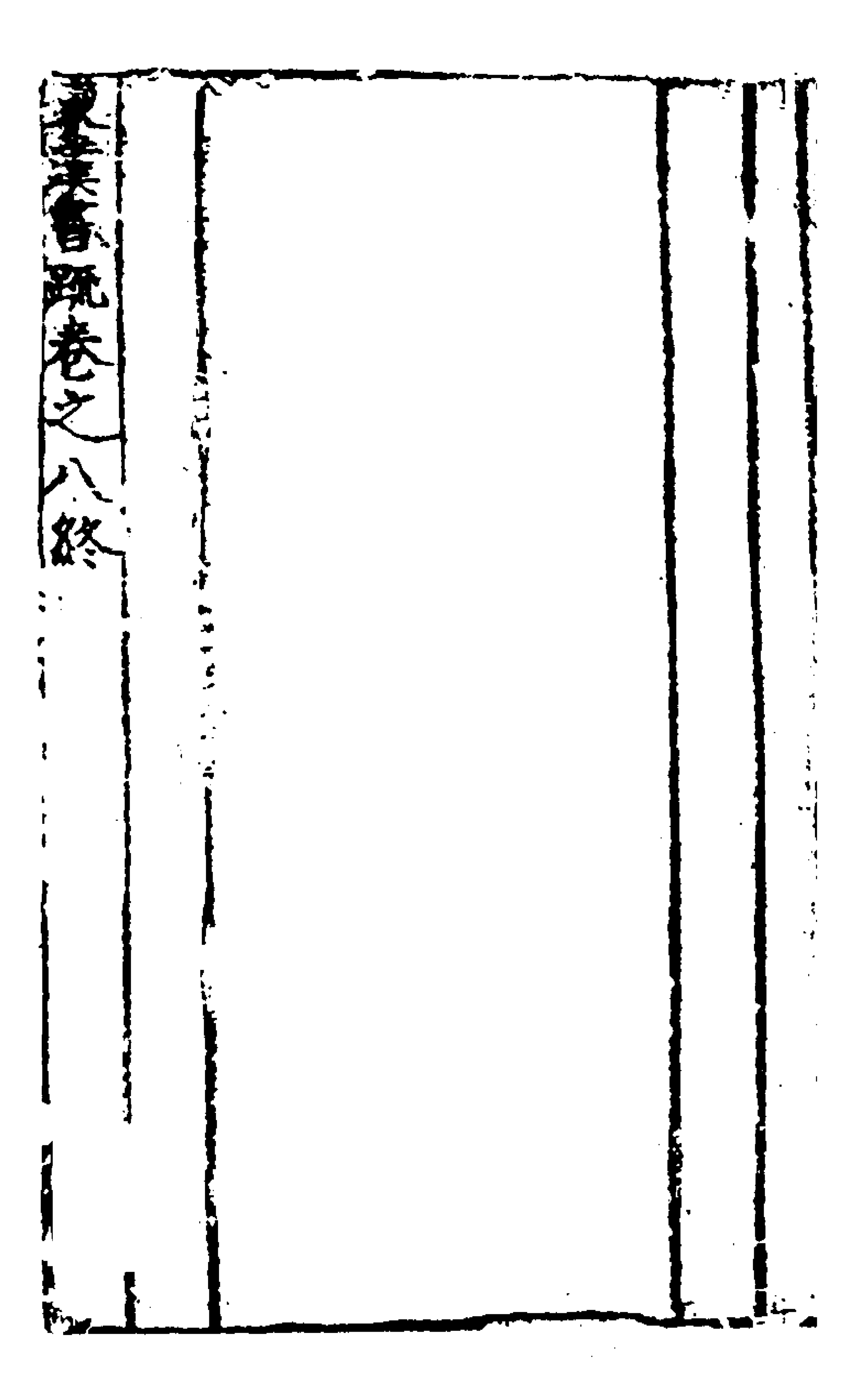
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廖防而以方悝弘謂也

乖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末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推讓之

美失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

愛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太后微而詳之



[illegible]書疏卷之八終